

藏

密

齋

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七

嘉善魏大中孔晴著

書牘四

同岳石帆具三院兩司府縣公祖父母

嘉秀善二縣田糧聚訟而不決者有年矣計一
時諸公祖父母如西伯之在上必有以興虞芮
之讓而泯其爭者獨嘉善士民郭文翰等以前
累議成議徒者數人事未結証而已經三赦儻
獲一遵一詔議宥一以宣天地之德一以溥公

入書牘

祖父母之慈一以彰兄弟之好將一舉而三善
備焉某等所以不揣驕率爲桑梓士民請命者
也謂所矜宥者僅數人而所成全者實多也

癸

庚九月

答耿華平

浙雖僻在海澨而魁人杰士之生亦數數矣邇
不知起於何人之一念浸踵其誤釀爲風習幾
不可轉所以不揣輕微一破其比秦比楚之着
而皈命於台臺也浙方以護鄭爲世誥厲 明

旨令鄭氏擇便而鄭乃便於浙夫浙何辭以解
于天下萬世之口大疏所毆除不獨毆其所除
養之士貽地方以安實併爲吾浙酒其不自酒
之耻而惠吾浙實多矣頃人材剗薦貽累舉主
吾鄉後進宜爲洗心登高而唱獨特台臺耳浙
之民浙之兵浙之傳造種種仰煩台慮地方之
福要舉而付之能吏皆可辦卽傳造一事與之
爭于朝似不如與之陰持之于郡邑也何也爭
于朝彼取旨如攜我無如彼何持于郡邑彼亦

當無如我何也中貴之長不必皆恣睢自雄獨
其司房所官與其門下所集厚酒肥肉鮮衣怒
馬呼盧挾妓諸無賴欲騁其欲而魚肉吾民耳
則吾與持之尤不如誘中貴之長之自持之爲
佚也敝邑漕兌之壞極矣康令矢復漕規甚力
中間頗有齟齬彼亦不顧今士民欲勒石以垂
永利伏惟台臺一爲主持幸甚幸甚

癸亥九月初一日

與丁改翁

翁臺爲德於鄉甚厚頃蒙咀道勤勤以里中賦

重爲念欲損其家以代輸本縣之遼餉者一年
何翁臺之爲善孳孳而無倦也願代輸大義也
併宦籍而與之代輸則其耻有不止于獨爲君
子而已者合無通查闔縣田額若干遼餉總額
若干內除甲科官戶田數若干計田若干該遼
餉若干又查其未經預徵之年分而爲之賊之
府司撫按一一申明一一播告庶不至入官胥
之私橐而里長仍誅求其細戶也如何如何翁
臺爲德本無心于任德德自不得不集不肖力

既不能爲德性復不善辭怨怨亦與之俱集仰
止高山撫已多愧餘暑新涼不時伏惟順時珍
重不宣

癸亥九月初二日

與某甥。

凡事量方便是天理吾之嫁女吾甥所知也二
篋一裹而外更無長物而家欲營子母以飾奩
耶吾明歲欲爲二郎遣聘尚未知所出力不能
相及也首夏事以爲爲若貧姊耳得之而徒以
供得已之費予心大不謂然今若不與數人清

楚田界清楚田糧是我大得辜于鄉里細民也
幸吾甥一爲料理遺數人以安以免我罪過至
懇至懇大其心以觀理厚其氣以作文寡交遊
理會氣象自然尋向上去冗不多及

癸亥九月初二日

答宋常熟

鳴琴之理友其士之仁者今魯亦多君子矣况
以身取人耶塵老致台意甚篤寧敢自外文起
以當世大君子爲貴同門又近鄰左右手竊爲
武城得人慶也

癸亥九月初二日

答錢受之

徃者巧相值而復巧相左念之爲勤然天下事
大都如此矣仁兄弄璋之慶喜劇弟爲天下明
是非耳不與人爭功名徃在千鋒萬鎗中矻矻
自將而今日之行止乃從他人起見耶獨徃獨
來自行自止固知知弟者之難其人也諸教一
一領悉筆不能盡者弟盡之塵容矣

癸亥九月初二日

與周開鴻

頃兌運事主持有康父母敏決賴繼公祖然非

年兄舟中數語扼要當幾事已去矣誠哉仁人之言之利溥也明歲須將此事透徹一做平湖於九石八斗之外竝無毫釐雜費要着只不許總房派單而得行其倒廢之法其行糧兌一船卽交一船無短數無虧色亦服軍心之一也若無錫則每百止加四石九斗五升勒爲令至今截然丁改翁爲里中代輸遼餉之說得果甚善其疏聞與否當更商之何也其意原主於寬民而非以助邊也他人爲宣其懿德于朝可矣前

瞽者言預徵事弟數止之至畱其稿不還而索以奉年兄甚急已干賓館來晤云奉年兄之命矣微聞康父母欲督過之夫民間一文一縷之出苟非心所甚欲雖父子兄弟氣息拂然而震一瞽者足以箝其口耶姑存其言亦足令吏畏而民懷也

癸亥九月初四日

與錢御冷

年兄諸所以爲弟圖者皆弟家人之不爲弟圖與弟之所不及自圖而年兄爲弟圖之如此其

委曲而周悉也肝鬲之愛安得不肝鬲鏤之矣
丁改翁代翰遼餉之說得果甚善但我輩不宜
受代也著作之庭聞其無人年兄幸適其行現
聞諸兄亦以撫按敦趣欲緩至明春具呈轉咨
年兄似不必多此一翻也如何如何

又。

劉無錫清錫庫之積弊與錫宦之積逋獄訟明
敏鄉間無烏衣之隸宜民矣近時意思已與賢
者甚浹而鹽斤開戾三院分糾高葉解之而不

得然貴門生固自矯矯能百里扼之不能千里

繫之也

癸亥九月初四日

答劉無錫

歲首得接芝宇皎皎風塵心識之矣貴座師微言其槩此中賢者更道其詳真一時神駿也目前小挫能羈千里耶

癸亥九月廿四日

與丞簿尉各父母

僕無以事臺下惟不敢以半字相干而已矣出門後容有依艸附木以寒家爲辭者臺下只觀

事理當何如或以數字密問之小兒更善小兒
自讀書外不知門外事也

癸亥九月初五日

與康味澹

晤各公祖周藩伯於老父母雅相信愛也劉臬
長舊嘗司漕其所條督漕約言於情事甚晰方
且老曙於百石之內已先有每石隨船之耗十
立石之呈當卽批行矣明歲會須於此舉透德
一做其要在斷行偶廢之兌而該胥不得擅自
派單頃頗接當漕之人悉彼中兌事漕鏡外竝

無毫毫雜費向所傳者皆訛也見無錫倉場所
勒石可謂先得同然矣章父母名宦事干乞留
神光此曠典錄科之試一二貧交而有文者具
於別楮寒家無事設有依艸附木而借以爲名
者老父母第觀其事理當何如無輒爲其所借
也 癸亥九月初五日

與曾二雲吳石袍

頃晤高賢誦兄臺有功於地方甚大招稿幸賜
觀所獲陳湯黨籍姓名及徃還書札幸一一見

示微伺蹤跡陰圖鉗弭弟願與聞其畧清日走
領勿外弟而不以告也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賀函伯

羣龍滿朝而遺賢在野憤之者曰非數公法堂
前艸淡一丈矣說者曰欲以重察典也夫察典
而錮賢者則察典輕曰恐不賢者引以爲例也
夫惟有賢者之沉抑而後有不賢者之處竝錮
則何以云撥亂而反之正耶奉教於君子者久
雖綿力然宣昭公道有人也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潘默菴

兒來道塔田巨石出現人間瑰奇靈怪水啣沙
饜幾極天巧真千秋之勝因思脩德脩政脩文
之士無須汲汲自明千年百年會必有如默菴
者以發其秘也舉以似年兄如何如何

癸亥九月初六

與錢龍門

捧讀諸刻於物理人情事變中徵古徵今而又
有所自得也方司文章之衡而假以讀禮之暇
規經律傳而光大之天未爲無意於門下矣俟

俎前途不勝引領便問何以教之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郭泰來

先生之學之行如芝蘭幽谷無人自芳寧俟文章
鞞悅耶然鞞悅者不爲不多僕似無庸贅矣
必責僕以言僕固未嘗無言也高年古道後生
典刑涼風初厲伏惟珍重自玉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宋叔茂

十咏慙弗能和乃秋水同心敢不自矢耶別論
怨能忘忘之利可割割之其忘之割之而必不

可以忘必不可以割也忝在交契敢不隨機老
諸公之後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蕭拙脩

徃弟不自揣從千鋒萬鏑爭此區區而台丈陰
護之見見聞聞之表此舌尚存此念不磨矣河
山脩阻久不聞問不幾徒有其胸歟四十年來
是是非非心心有王爲袞爲鉞仰藉如椽何時
還著作之庭耶盼甚盼甚曩者顯爲異而同心
不許今者顯爲同而異類實繁識者謂是他日

之隱憂也燕居蒿目以爲何如分宜星士鄭前
溪云過廬陵藉便一爲起居南皋鳳高兩先生
暨如城兄晤間煩爲弟一一叱致

癸亥九月初
六日

答曾二雲

數紙多落拓妄人語迺其大物到手一札駭人
實甚他緊要者弟固未得寓目也謹囑封完上
此事發在年兄所中有礙情面者須通上下商
量斟酌于事理之至當人多地廣事大他人發
之他日發之年兄或不便今日諱之也科場事

得間卽以其應得之罪罪之了此公案久或不
無借此生他端者惟年兄畱神

癸亥九月初七日

答李如皋

天祚陽德畱碩果於若隱若現之間龍蛇之蟄
茲其時矣雙南兄不日慷慨言天下事不入窠
臼必且目爲異類當異類相目之時能視如蚊
蚋之過耳乎隨便提撕千萬千萬理也非黨也
一是一非非一彼一此也如何如何迂道信使
爲煩此心苟同不在班荆矣

癸亥九月十一日

與李·勝·聯

讀諸刻見文事武備矣所畫兵屯以治天下可也而割鷄試之耶層累而上於擊恒多手隨其心獨茲爲快志之日毋小勝也創艾撫循因勢輕重表章節烈雖微不遺滔滔斯世誰復有此敬服敬服魏烈士義氣不減金川門卒而其遇尤慘伊婦弱質初亦自謂隨風逐波不復見天日一朝澄霽耻偶生輕其志誠足悲矣其管必不得稱完節也改葬烈士茲舉爲亟若云合葬

恐烈士所不受分葬之位相望正而不相卽而互
表之相望以矜其沒齒之志不相卽以存千古
之闕何如何如欲以之聞於朝以媿逃臣之繫
獄而不能死復營營苟活者可矣旌例未合也
幸諦審之

癸亥九月二十日

與周自強

變起倉卒念之爲勞已得濟寧之耗差慰昨過
此自謂當何如晤言而忽焉聞此令人驚怛誤
耶不應誤至此不樂耶不應不樂至此疑漏交

填終夕難寐章嫩訓來後死之責便中冀敘述

生平見遺望望

癸亥九月廿六日

與郭金銘

首春諸疏不能盡讀讀者復多魯魚之訛茲刻
犁然矣竝刺更仰年兄之無我卒業寄感篇別
有所挾于毀譽榮辱之外而蹈險以濟險鬚眉
丈夫一腔熱血灑何地耶弟亦有一稅塵覽不
足供俯仰一映也例不能相對何法得一把臂
言疇昔且欲請蹈險中之本領所在與所謂別

有所挾者

癸亥十月初九日

與劉念臺。

晤司空云先生且決計拂衣矣第俛俛其焉從
潮東西後來之秀孰爲之導將終古墮坑落堑
耶於世於身去與畱義孰爲確第未陞見何怨
覓一晤以罄區區

癸亥十月初九日

又

先生卽橫玉都要必不謂先生富貴中人此舉
手法微重矣拔若輩一眼中之釘不費若輩絲

毫手勞脚攘之力先生太高若輩太逸耳東南
一隅長夜不旦聲氣順地位尊因執而導作成
人材美利滋大千仞而翔結爲孤憤仰屋何窮
耶曹真老於禮行孫出處微有商量南太宰已
落落不得第二義也落第二義非大賢事晤時
經叅此義不盡

癸亥十月十一日

答劉又孫

崔年兄一鳴以去而弟黯然無以自存洎弟千
鋒萬鏑而不得去而轉幸年兄之以一鳴去也

今日聞齊者四靈墮者六而年兄忘寢忘食以爲畿右地畿右誠重地顧廢年兄之寢食以破此靈墮所裨益不滋弘歟行復超乘以旌直臣歸闕在邇奉教有日第或未先秋葉而隕何以轅其後也

癸亥十月廿一日

答楊周卜

默之言勦言撫亦猶遼之言戰言守也不能戰者之必不可以守我不能勦而彼帖然就我撫乎且邦彥之罪而奈何以撫爲結局也默蜀之

仰楚誠殷要其執亦是不得不仰楚爲左右乎
黔敗楚亦無安枕之日其甌必甚于今日之例
黔餉黔楚亦以自爲非爲黔也但黔無定着或
徒以竭楚而無救于楚之異日則甌方大耳要
其在下在事洞觀黔蜀楚粵之全局而握其幾
以有宰要以授其祕於諸公者黔亂不足平而
楚餉行漸寬也

癸亥十月廿一日

與曹真子

中樞鄙亡足比數而心儀先生者有年計海內

以及千百世而下有志之士奉先生之出處進退爲模爲范者不獨中也頃黜陪一着舍者舍之其用者以舍之之道用之狡謀甚灼徃晉謁荷先生進而教之曰究竟是去中心欽之以爲賢者之持身有禮如斯也昨見先生出而拜命則又心欽之曰賢者之事君有禮如斯也計先生必有苦心妙用快舉朝之望出淺慮之表者矣乃區區芻蕘竊不自揆有欲效于先生者中以爲聖賢之與豪傑舉動微有不同豪傑一路

人去就時有出入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者
此處無可商量無容假借計先生之所素贈也
若銓曹爲銓叙人才之地舍正用陪卽王銓者
不光而用此法以用王銓之人王銓者異日何
以展布其手足耶卽先生在事將默默而聽其
顛倒耶抑身以陪用而能屹屹焉爭異日之用
陪者耶彼一時也進退維谷甚于今日矣先生
業已見朝執必履任以中之愚竊謂履任之日
當卽日具疏請用少墟先生俟允用而後出而

會推會推得 旨而後入而受事因徐而請用
少原先生申前日推正之體破前日點陪之狡
杜後日點陪之漸快一時同升之美而後先生
此畱不爲偶然也若不出此而徒謂有異於堂
日之點陪而畱者與今日之點陪而去者豈謂
無不同處而畱費分疏矣末學晚進無所知識
不當濶言而展轉于中覺關係不小因密切請
教忘其唐突不敢取必于先生亦不敢以告人

也

癸亥十月廿七日

與孫藍翁。

中伏見遠郡下邑士民有犯非赦格所不原者
每每扼於執怨阻於胥吏有司不以經意事更
爾赦寬仍覆益其干和傷治不小 皇子生又
管議赦翁臺按覆刑理移文內閣得於舊赦款
之尾一申此意使聖澤下被垂死獲生功德無
量謹條二款別希仰希財幸

癸亥十一月廿七日

付泚兒。

文格受於題情固也若未知措意未知抒詞而

先爲題情所縛幾於宣城華亭之還筆還墨枯
淡寂寥如嚼蠟耳其要先在窮理題理其一本
也題情其萬殊也根理奧而入脫理解百出滔
滔汨汨思入風雲以文格受之題情而得象忘
象無乎不可矣

癸亥十月廿八日

答李懋明

當其剝時重陰九淵之下而微陽孕焉不知如
何護持如何長養而始條鬯旁皇際天而極地
而孰謂陰之卽根抵是也陰非別有一陰卽伏

於其陽順之而堅冰至決之而同體朕難矣難矣微觀今日所急不在乎讓異己之毒而在養同人之恬蓋種種多事生於其心心恬則此心無事天下無事矣而其間不可以筆舌露不可以意思分惟在徃日同憂共患之人於不言不動之中急着精神冷看機括一機卽轉名位忘人我忘斯不貽大憂耳有心者所以引領翁臺之人入朝甚急也茲亦不日而聽星辰之履矣以黃年兄之粹美而以其尊人嘗效田畫之誼爲

舉世所疑則世之疑者原非而況出於大賢之
門乎與不肖交良久未嘗見其夢翁臺以爲今
日而夢之之覺者過半何也

癸亥又十月有二十日

答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
爲害狂飈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
以屬望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恃者且
以爲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
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

猶滯于荒涼寂寥之濱每一念及不勝咄咄之
詫反以長安珠桂厯慮耶第去歲議借雙南入
銓幾以緇衣之好相累今翻應無異議于其間
者第尊教所云中藏禍心而相附相呼者不少
時望密切提撕之

癸亥又十月初二日

答徐雲瞻

第十七道塗十三京邸其在邸去年兄不十數
里卽數十里室邇人遠我勞如何客冬過於雜
交臂失之悵快可知也循例還朝二三同人出

入風議時相過從獨年兄乘障巖疆日近長安
遠兄所居又遠於長安此際此情真誰遣此第
念天下大計何土之毛不足供其土之人而榆
林以不得耕牧套中芻糧仰給于腹裏乃西延
慶本色又改爲折色而軍用於是益詘今得無
不異於徃所云云要以年兄之幹敏兼理鹽屯
鹽屯食所自出廟堂所以無西北之憂也勞苦
衝邊俸且及格卽邇來言功言俸紛如蝟毛賢
者自不及此而當事者寧得謂不言祿祿遂不

及耶

癸亥又十月初六日

答魏仲雪

崔在邸似幸攜手之便而兇鋒所攢恐以跡累
良友每每好目疎斥意我甯人亦各自喻也既
別去空庭涼月負手獨止輒不勝天南美人之
思思爾時瓠公瓠公其津津自喻適志者如何
如何也弟甫至年兄應未悉弟之至而仲達兄
以書至殊慰遠懷政欲一開問耳

癸亥又十月初六日

答張曙海

不肖於沈仲容先生所耳台臺比守雲間耳台
臺治行尤熟已通籍十九道途末繇荆識不謂
台臺亦有不肖之姓名於胸中而遠辱注存也
邇來叙功者不必其身嘗至其地言資言俸者
又不必其身嘗有鴻毛之功而身扞危邊收銀
定款塞吉能尋盟之功者不言祿祿亦不及語
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幽芳自賞亦何不足矣
又云雋李不言下自成蹊茲亦台臺成蹊之時

也 癸亥閏十月初九日

答劉止菴。

隆冬蕭寺木落冰疑道韻文心着體沁骨已得
附藉一再相親覺事事有底算有作料經世手
也又且臨事相機躊躇肯綮不以砉然奏刀爲
快小有齟齬則又反而自求於推行運用間搜
壘索隙無所不至範圍曲成別具鑪鑊蓋第之
欽服年兄者非一日也重來陽羨檀千古未有
之奇而顛民復懼其失乳于慈母世卽有知有
不知吾無不可自喻適志矣今世固無不知年

兄者獨兵曹一轉稍費推敵當與同志商求要
于至當世患無神龍耳神龍亦何所不可也

癸

庚又十月初十日

付涉兒

涉世而知世之難涉也在冷署哆口而言天下
之故無所避忌以櫻世忌在言路不惜區區以
櫻衆小人之鋒衆小人張牙奮爪以不一口吞
之而夙號爲君子肝膽相許者避之如鴛鴦此
謂入朝世道稱清明矣而每一闕出所號爲君

子者津津焉欲得之而恐不得之其欲得之與
不得之者種種已態未始或異于小人而始知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
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已而對小人猶易曲意
以調君子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
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僂入僂出恐不成爲出
處直須時焉耳曹少宰去雷關係不小又夙號
爲君子者我故密以書告之進苦口之藥而不
能嘗其病殆不可起我自反荒蕪無底簞運用

處又徑情不得肯綮耳目聰明不逮程日無毫
分益於朝廷乃取之朝廷者又過其分此刻刻
不自安者悔不趁做秀才時色力精健一一討
論事體臨身直水到渠成也酬應無虛容甚苦
洙兒會延師乎急欲知之

閏月十日燈下

付濂兒

縣試遂首兒此不幸事道試而售人不謂兒售
也道試不售人謂兒不售也其醜俱不可以消
磨消磨之法何在汲汲求通求通之法何在汲

汲竈理隨題竈理到活潑潑地是好消息一切
俱稟大哥囑囑

與周開鴻錢御洽

雖四郊多壘而衆正登朝猶稱無事獨伏莽之
戎日伺正人之門而窺其意肯先迎合之而徐
圖以中之而後翻之恐正人竟入其彀中而不
自知耳聊城行動頗爲舉朝所疑劉念老蒞脫
問卿第微怪其不疾而呻廼論資論俸者作數
日口噤畢竟高風千古矣少宰之雷隣於冒昧

遂令吾道無色蓋爵祿之難辭如此乎大都榮
利之途往者小人專之繼而小人與君子共之
今則君子與君子攘之有得有不得而機關簸
弄無以異於小人然則君子行將自燼而小人
曾不出薪此則第之隱慮而不敢以淡言也第
碌碌無可爲年兄道者朝端想望丰采甚殷幸
過其來脩竹吾廬無久棲遲也方兵尊猶介介
於兌運否恐以此累康父母情到心親作數行
達之吾鄉公累諸人又更一赦併爲請命心親

其兒女姻也度亦有濟否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答丁改翁

遠辱惠書踰讀數過詳剴真切感感愧愧總之
吾人涉世非德卽怨不任辭亦不任受惟其是
而已代輸大義計於寬廣處圖之更善大君子
舉動自不與衆同也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潘默菴

城西檻別逐隊而北與牛馬俱碌碌無可爲年
兄道嚴更未曙入長安門冰鬚如戟轉憶靈塔

涇水落石出扁舟夷猶年兄獨擅茲勝耳方且
老於康父母絕無芥蒂矣乎諸公累士民得牽
復否惟年兄借二三兄弟留意

發亥閏十月十

與錢爾先

大司農厲催科不前之禁不及其州縣而坐之
郡伯大駭觀聽已旋自悔而需之完解復職顧
其陞遷本省者下或楚焉不自寧而爲之徵併
若陞遷別省與以艱歸者彼方自營之不遑而
遑及其他不肖所以告之大司農及戶垣之長

而復有調停也疏不及門下而復闌入揭中然
不足爲門下損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方旦心。

敝邑今歲兌運減徃年者幾萬斛其績不在佐
之者而在其主之者獨始事時矯在於積弛之
後而不調其肯綮過煩籌量其戾不在王之者
而在其佐之者佐之者業蒙飲食教誨之王之
者豈尚有芥蒂焉但不肖過慮懼以不獲于上
爲邑父母憂而敝邑公累士民尚未昭雪私告

之同門劉心統心統非同門不敢以告卽同門
非老公祖兒女婿亦不敢以告也

癸亥又十月
十一日

答張蓬玄

一時同志傾耳而聽星辰之履以津門議省偶
先位置不日卽以重地借翁臺諸所匡維俟大
力殊殷也宜之俛而作倅令人黯然終能爲五
斗折腰耶驚心於自淑所以死殊不解當日所
以生自淑之意叙述生平後死之責業徵之自
強要之欲信來世須藉鴻裁不肖非其人也董

見老忠毅直前果於任事迺參差之口信信疑
疑頃始議加撫銜而又以不繇廷推微有揶揄
矣愚不可移奉教周旋比於讀書錄可以幸無
失隊否也

癸亥閏十月十三日

答岳石梁

日者迫于多壘之恥聚首而謀頗牧以及粉榆
首爲台臺屈一指曰有底簞有材料六月樓樓
突圍而北而始以節鉞重台臺也鄒滕景武間
妖賊殲矣賊之殲者一非賊而殲者不啻千百

設先事而銷之弭之解之散之其功豈不更多
於殲賊耶設以迫灑灑之妖與其黨譟而起京
以東關以西事固有不可知者誅夷之慘賞且
延世而乃以妖之逸爲罪從來曲突徙薪之謀
不得與焦頭爛額者稱上客有如斯矣要亦目
前小覺清夷耳一旦有事恐又聚首而屈指曰
有底簞有材料者無右台臺也

癸亥閏十月十
三日

又

浙之二於海內與海內之二於浙也竊不自揆

冀乘茲大剖藩籬共贊王室而吾浙無爲天下
標亦無爲天下的私計令兄立朝之節表表當
年十年以前台臺于海內之臭味如水乳合也
此其關捩矣而口語紛紛條及于亡猿之禍旣
讀大疏氣平事晰事中無損事外應無可加末
路漏逗一語覺方隅之意猶存耳袁道長向雖
無交近亦共事俄有此疏莫測所以公事外不
敢就而與語他有可效無恤嗣音雖言輕如絮
不敢以不勉也

答錢昭自

以弟自揣正如枯木朽株都無生意而徃徃不見棄於大君子何脩得此益復自慙日冀朝夕知已醒其鈍幾匠其不逮且我兄亦勞苦而功高矣獨賢之擔亦宜少弛而新銓爲政公車之牘言銓政者紛如吾鄉近有吹鄒生之律者機軸行又一轉尚未得間容以間與同志商之李懋老何時入都向所貸半入之長公弟行前又以半入之次公矣但未入其子爲歉

癸亥閏十月十五日

答來馬湖。

時于翰墨中驚爲龍蛇也時于捧喝中驚爲龍象也則又於露布中驚爲熊羆之祥也神眸高睨應不及蓬蒿樛樛之間長翰雲委如獲拱壁以疇昔驚爲龍蛇驚爲龍象驚爲熊羆而未繇論交者一旦不棄其愚不肖臭味收之敢自外

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李燦巖。

聞下而景台臺之亮節也晤而挹台臺之爽氣也

別而亮節爽氣日在心目間也祥麟瑞鳳濟濟
蹙蹙乃躡而再起者半化爲繞指柔其復以亮
節爽氣迂中消者指可多屈耶循例入都方曠
典刑之遐不謂台臺亦有不肖于胸中而儼然
惠問及于空谷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朱桃源

名長庚

所晤郡邑守若令不啻以百數而孜孜爲民請
命者獨年兄其孜孜爲民請命不啻百十語而
無一語及私者惟年兄四盡三空不節其耗之

者而誅其供之者國論方不可知獨恃年兄一點赤誠耳經經之鄙素不敢以珠桂塵故人憂雖伯夷之樹不敢冒承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張嗣窗

第擣昧私念漕船之寄聯亘數千百里關通衙門不一而主者以替爲代卽善其事事恐不久過淮陰時忝竊戶垣自謂當知漕事遂欲與聞其畧緣今自詫真所謂越俎而代庖也

癸亥閏

十月十六日

與劉文石

拜教後復俛而細思之吾輩持議正當屹如山
岳階級資俸所以待天下之中材以下以此論
大賢大功卽是媚嫉吾輩不可不大開眼孔爲
浮議所撼而二三其說真切真切

癸亥閏十月
十九日

與房海客

第于世落落耳世亦幾避第如鴛鴦獨不知與
我兄何以如流濕就燥者之脈脈相赴而肝膽
披露勃焉其不自禁也總之共此腔血欲灑無

地茫茫世界皆林林情械之所結成與日俱生
無有停止其在今日譬王伯亞旅同心以禦外
寇以護其家之所藏寇退而耽耽此藏者已卽
在王伯亞旅之間其械甚隱其傷滋多其相去
真不能以寸仰屋而歎甚于疇曩非我兄又誰
可與語此耶南中望我兄詩文章之衡不啻日
莫遇之而彼中升信尚縹緲思重我兄畿輔間可
以呼吸應如左右手未知得當否也

癸亥閏十
月廿一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七

終